

话说“孩子哭,老婆叫”……

邓刚

我们常用一句幽默的话来形容家庭生活场景:“孩子哭,老婆叫”。在我经历过的艰苦年月,确实如此。那时人们大多住在大杂院,家家开着门敞着窗,所以天天能听到孩子哭、老婆叫。

尤其是孩子的哭声,无论是在大街上,还是在宅院里;无论是白天,还是黑夜,随时都能听到“哇呀哇呀”的哭声,让人烦躁不安。而孩子多由母亲照料,长期被哭声折磨的母亲难免心力交瘁,于是哄劝声、呵斥声便与哭声交织,最终形成“孩子哭,老婆叫”的生活图景。

说起来丢人,我小时候是全街出名的“啼哭大王”。母亲常说,生我就像生了个冤家,整天哭个不停。但母亲说我平日里哭的声音很特别,不像一般孩子哇哇大哭,响亮闹人。我只是哼哼叽叽,也就是“咧咧咧”地小声哭。这种哭声一直持续到妹妹出生。后来妹妹都学会哄我“别哭啦”。

一位老医生跟我分析说,当时孩子哭闹主要缘于饥饿。饥饿造成营养缺乏,导致免疫力下降、器官功能减弱,皮肤也易生疮。这些不适感使孩子持续啼哭,形成恶性循环。

改革开放后,生活有了改善。如今的孩子不但吃得饱,而且还吃得好,什么好吃吃什么,一个个太有福了。现在的孩子一天吃的好东西,比我小时候一年吃的还好、还多!所以,现在很难听到谁家的孩子啼哭。

吃不饱的孩子啼哭闹人,那吃得饱的孩子就安静快乐了吗?事情并非那么简单,上天决不会让人类无忧无虑,否则世界就失去了喜怒哀乐的生动气韵。

当今的孩子确实不哭了,但有另外的毛病,就是不停地闹腾。早晨起来就又爬又抓又撕又揪,手脚不停。稍微大一点的孩子更要命,一会儿床上跳,一会儿地下蹦;不断地开柜门,翻抽屉,拖凳子,拽沙发,甚至满地打滚儿……当妈的被孩子闹得头昏脑涨,就气得斥责几声。因此,如今听不

到孩子哭,但有时能听到“老婆叫”。

一些医生把当今孩子的闹腾,诊断为“多动症”。为什么孩子“多动”呢?因为现在孩子的营养水平提高了,更多是营养过剩了:鱼肉蛋奶吃太多,孩子浑身燥热,只能靠不停运动来释放浑身多余的热量。

另外,过度舒适的生活环境可能引发孩子皮肤瘙痒。过去的孩子缺乏营养,因严重缺乏维生素,皮肤常生疮、流脓水;如今的孩子白白胖胖、细皮嫩肉,却痒得难受。有些父母误以为是皮肤感染,拼命给孩子涂抹消炎药膏,效果却不明显。

总之,吃不饱 and 吃得饱都不得清闲,吃得太饱反而惹来更多麻烦。我在医院里体验生活,看到儿科总是挤满了忧心忡忡的父母。他们抱着孩子,排着长队,又是扎针,又是化验,又是拍片,又是输液,比我们那阵的父母麻烦多了。

一些有经验的医生通常不建议孩子稍有不适就频繁跑医院。例如多动

症,不必太过紧张,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往往会自然改善。当然,多动症的孩子把家里弄得一团糟,确实令父母头疼。那就把他带到室外,公园里或草地上,让他跑让他跳,让他尽情地耍玩儿,等孩子玩累了,自然就安静了。

有些家长自诩科学喂养,因担心孩子营养超标而严格控制饮食,实则暗藏风险。孩子在发育期间是需要大量营养的,过量固然不妥,但不足更会引发健康问题。若因营养缺乏影响发育,成年后即使顿顿山珍海味也无法补回来。

总之,吃饱了和吃不饱都不得安宁。不过,我倒挺感谢小时候的漫长啼哭,仿佛把一生的眼泪都哭光了,因此长大之后就满脸坚强。无论遭受多大的磨难,也绝不掉一滴眼泪。

如今的年轻人普遍缺乏我们那代人应对艰难的能力。听说过有小伙子遇到点儿困难,竟然“委委屈屈”。我想,这或许与他们小时候没哭过有关……

星期文库

“上古史话”系列之五

舜禹时代的
天下一统意识

李向伟

在夏朝建立之前的舜禹时代,已经初步形成了以王畿为中心的天下意识,建立了根据距离远近分级统辖的治理模式。

舜代摄天子之政当年,就开始巡边,春二月东巡,夏五月南巡,秋八月西巡,冬十一月北巡。以后形成常例,每五年巡行一次,其间的四年,各诸侯国的国君要来京师朝见,所谓“五岁一巡狩,群后四朝”。

舜巡边不搞形式,不走过场。在巡视途中,看到鲧治理洪水不得要领,没有成效,就在羽山诛杀了鲧。天下畏服。

鲧被诛杀后,禹在众人推荐下接替父亲职位。他“劳身焦思,居外十三年,过家门不敢入”。开发九州,开通九座山脉道路,疏导九条大河,修筑九个大湖堤防。这里的“九”,当是概数,表示众多。禹治水成功后,天下诸侯来京师会盟、朝见,都非常方便。

禹在九州中分封诸侯,赐给土地和姓氏,并下达命令:“首要的是崇敬天子和祖宗的功德,不得违背各项规定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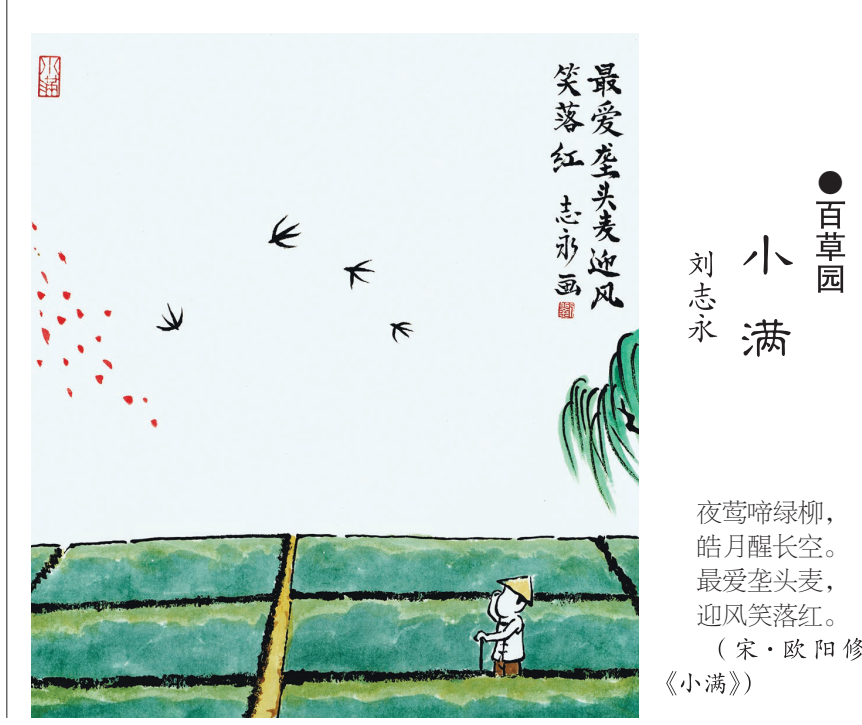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的九州,方圆五千里,如何实施有效管治呢?禹根据距京城的远近,以每五百里为一服,分成“五服”,实施分层级治理。

距王城五百里以内称“甸服”,是为天子服田设纳谷税之地;甸服以外五百里称“侯服”,是忠于天子、听从王命的卿大夫和诸侯居住地;侯服以外五百里称“绥服”,是接受天子安抚,推行教化之地;绥服以外五百里称“要服”,是服从天子治理之地;要服以外五百里称“荒服”,是为天子守边的蛮荒之地。天子的权威和控制力,随距离递减。

每一服内,还根据距离远近,细分职责和义务。例如,甸服紧靠王城百里内要交纳整棵庄稼,一百里外到二百里以内要交纳禾穗,二百里外到三百里以内要交纳谷粒,三百里外到四百里以内要交纳粗米,四百里外到五百里以内要交纳精米;靠近侯服一百里以内是卿大夫采邑,往外二百里以内是小的封国,再往外三百里以内是诸侯的封地;要服分两层,内三百里相对开化,那里的人守礼安居,外二百里为极度荒凉之地,主要流放犯人。

禹任命了十二个州的长官,还在每五个诸侯国中设立一个首领,统辖五个诸侯。诸侯与首领各司其事,各建功业,井然有序。

这样,在东到大海、西至“流沙”、北到冀州、南至荆州的方圆五千里广大地区,形成了以王畿为中心,向外扩散二千五百里,功能定位分明,管制松紧有度,王命和教化传导有序的天下一统治理体系。



最爱垄头麦迎风
笑落红 志彤画

●百草园
小满
刘志永

夜莺啼绿柳,
皓月醒长空。
最爱垄头麦,
迎风笑落红。
(宋·欧阳修
《小满》)

前几日倒腾换季的衣服,在箱子最底层发现一件皱巴巴的白色连衣裙,胸口绣着的月季花依然鲜艳醒目,顿时勾起一段踏花而行的青春记忆。

我偏爱月季花。每年春天,看桃李一程,海棠一程,一路生香,次第绽放,却总不及这津门初夏满城月季盛放的壮观。看它们花苞吐艳,谁不期待千万朵花儿齐放时,那姹紫嫣红的视觉盛宴。

清晰记得1992年5月,伴随满城月季盛放,天津市第二届月季花节如约而至。听说那年月季花小姐评选是以大学生为主。正值青春年少的我们,硬是从郊区倒三趟公交车,一路拥挤颠簸来到了水上公园开幕式现场,为的就是一睹新时代知性女性的风采。那天我特意穿了件白色连衣裙,胸口是姐姐别出心裁画上的朵月季花,心里想着自己盛装出场,能与月季花小姐的风采相映成趣。那是个大晴

天,中午阳光灼热,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。人太多了,我们挤在攒动的人群里,即便踮起脚尖,终究没能见到月季花小姐的芳容。却因与万千市民同游花海,早已将那花香萦绕的津城,刻成了心中永不磨灭的美好印记。

记得那天乘末班车回到家,天已

津城踏花

江芝梅

经黑了。直到进了家门,我才发现胸口那朵姐姐画的月季花,被汗水晕开了一大片,洗不掉了。本以为衣服再也穿不得了,可后来,还是姐姐想了个办法:绣了一朵大大的月季花,不但遮住了瑕疵,裙子显得更加别具一格。

年少时追花,得起早贪黑,千万人挤着涌向同一个目的地;如今的津城,

处处花香萦绕,交通四通八达,出门赏花更加便捷。每到五月,我总循着月季绽放的脚步,在各大观赏点间穿梭徜徉。走进睦南公园,第一感觉便是梦幻。花园不大,但欧式风格的建筑与花架,搭配盛放的月季,不愧是“天津版的莫奈花园”。再看北宁公园的月季花海,在白墙灰瓦、亭台楼阁的中式园林背景衬托下,更透着一眼万年的诗意。天津文化中心、五大道、临港湿地公园等诸多赏花地标里,万千株月季开得轰轰烈烈,各色交织,姿态迥异,各展芳华,令人目不暇接。

人生过半,再踏花而行,心境已然不同。少了年少时莽撞的热切,多了几分不疾不徐的从容。慢慢走,静静看,看月季不与春花争一时绚烂,只不慌不忙地开,开得笃定绵长。一季又一季,它守着津城的烟火日常;一茬接一茬,它陪伴着岁月安然流淌。